

虛構 | 在場

移海

文／攝 吳克威





那天早上我一個人坐上火車獨自往北，遇見了他。

台南，官田，大崎。一個得要換幾趟車才能抵達的名字，只是名字，任意的，沒有軌跡。

抵達時已過了晚餐時間，他焦躁的跳上計程車：「到哪？」司機透過後照鏡看他。

「大崎。」

「大崎哪裡？」

「就大崎。」

「對我是問你要到大崎哪裡？」他從後照鏡裡看見司機回望的眼睛，冷氣呼呼吹著，剛才坐的火車離站，他困惑著，大崎就大崎，不是嗎？他打開手機確認電子信箱，念了一段地址，司機探頭看了看，搜尋 Google 地圖。「喔，就雙鳳宮那裡咩。」拉動手排，車子往前移動。

計程車拐了第一個彎，偌大的公路被甘蔗園夾著，一路直挺，在甘蔗茂密的葉片後露出遠處幾片突起的小丘，在兩者的縫隙間藍色的區間車寧靜穿過。下一個彎，連續兩座路橋，接連著寬直的馬路，廣袤的土地上工廠、廟宇、住宅看起

來異常的碩大。路的末尾逐漸抬升彎折上山，樹木將天空擠成一道細長裂口，視野被綠蔭封閉，也將方向感給揉棄。被遮蔽的眼睛就要懷疑再無出路時，一個急下的彎後是一片長長的圍牆，牆裡錯落著大型的建物，用柏油路與步道相連，草坪平整，相對於左手邊沿路而建的低矮民房，圍牆內的世界像是在別處建好一夜之間覆蓋上這片山坡的莊園。

車停在一座紅色磨石子階梯前，仰頭望去才能看見階梯的尾端露出了廟富麗的頂梢。行李落地，他打開 Messenger 滑到了那個插畫頭貼的圖案通話。幾分鐘後一個戴著圓框眼鏡的年輕人出現，黑色 T 恤、牛仔褲，和他招招手。「嘿，我阿璋。你是要來打工換宿的嘛，我帶你去放行李，啊再跟你講我們這邊要做的事情。」他點點頭，行李箱轟隆轟隆，沿著大馬路走，先是遇到一間麵攤，對面還有一間柑仔店，店門口有著一張木桌圍坐著三個中年男人，他仔細望去的脖子上跨著毛巾、有的戴著宮廟帽、有的 Polo 衫上沾了幾滴泥水。他們有一搭沒一搭的用他陌生的台語

聊著，毫不閃避和他對眼，阿璋和他們揮手。

「人客喔？」戴宮廟帽的男人問道。「打工換宿啦嘿！」阿璋回答，轉頭和他說。「這幾個阿伯人都很好，你買東西可以來這邊。」

再沒幾步路，是一間磚造的小房子，屋頂、門是木頭的，門旁是一片落地窗，望進去看得出來還在裝修著，阿璋推開門讓他進去，房子中心是一座木製的碾米機，看起來年代久遠，底下圍著一圈吧檯的雛形，放著隨手畫下的草圖、螺絲釘、扳手、老虎鉗……，另一邊的窗下有幾座用木頭釘起的架子，地板則橫過無數木條、鐵絲。

「這就時間交換所，剛做到一半，接下來就是要請你幫忙這樣。大概的介紹你網站上應該都看過了，我和學姐以前都是南藝的，你剛剛經過右手邊那一塊都是，我們那時候就有到村子裡面，一開始是修下面那個舊建築，現在是兒童藝術圖書館，等一下你可以走斜坡下去看一下。這個時間交換所未來是要做成一個據點，可以讓大家來吃吃東西，要是有什麼好的商品或是點

子可以在這邊交流，讓大家留在村子久一點這樣。」說到這，阿璋看見他背著包包拉著行李，趕緊指向後方，引他一路走到了房子最後一間有著上下鋪的小房間。「現在是學期間，學生都沒辦法來幫忙，所以這間就都你的這樣，你先看一下，明天我大概十點過來，你睡晚一點，再跟你說要請你幫忙的事情。我先回去趕個案子，現在年尾一堆核銷、成果報告快煩死了，你先自己來蛤，鑰匙我放這邊，你要什麼東西隨時傳訊息給我。」

他點點頭，阿璋快步走出了時間交換所。他放下行李，坐在床緣，亮黃的燈給了他溫暖，往後一靠床已鋪上了乾淨的棉被和枕頭，他掏出了口袋裡的零錢、票根、鑰匙，將自己安頓好，便沉沉睡去。

白天時他多半七點多便醒了，馬路上已能聽見阿公、阿嬤用台語大聲聊天，他有時會好奇的躲在磚房裡的碾米機後偷看，柑仔店前，清瘦黝黑的阿公跨坐在野狼機車上，後面是戴著斗笠，包得只剩兩個眼睛，身穿亮麗色彩的阿嬤，高聲的對店裡其他相似打扮的人攀談，

有時甚至像是爭吵，一陣喧囂後在引擎的叭叭叭聲中散去，總是這些重複的日常聲音，洪亮的把承平的日子撐起。

阿璋對碾米廠的修繕從基本結構的補強、防水、牽電到裝潢，現在已經逐漸成形。每日工作開始，阿璋總會說起對於今天要施工的這區自己有著什麼想像，有時他彷彿可以看見從吧檯後推來一碗碗甜膩的芒果冰，服務生通過各種販賣在地蔬果、蜜餞、小誌的架子走到最後座位區的樣子。他帶著阿璋的想像將一顆顆螺絲栓入，連結成新的模樣，成就感總是立即的。阿璋趕完案子一有空便過來和他一起工作，兩人多半放著音樂，在節奏裡沈默的協作，起初阿璋還會問起他以前的事，但他多半敷衍過去，久了，兩人便只會說起工作的事，挺好的距離。

這裡的孩子不多，但有個胖胖黑黑的孩子放學後經過這時總會進來轉轉，他制服常是髒兮兮的，但圓潤的臉上笑容不會停過。進來後他會拿起錘子敲敲打打，說是要幫忙，可多半只是把一些工具、木材等搬到門邊，堆疊成自己的小基地

。阿璋和孩子熟，總叫孩子小胖，他在心裡也這麼叫了，但嘴巴從沒這麼說過，甚至，他不會真正和孩子說過話。阿璋有時問起之前在兒童圖書館辦的活動好不好玩？小胖總會笑著睜著大眼睛看阿璋，用宏亮的聲音說：「不知道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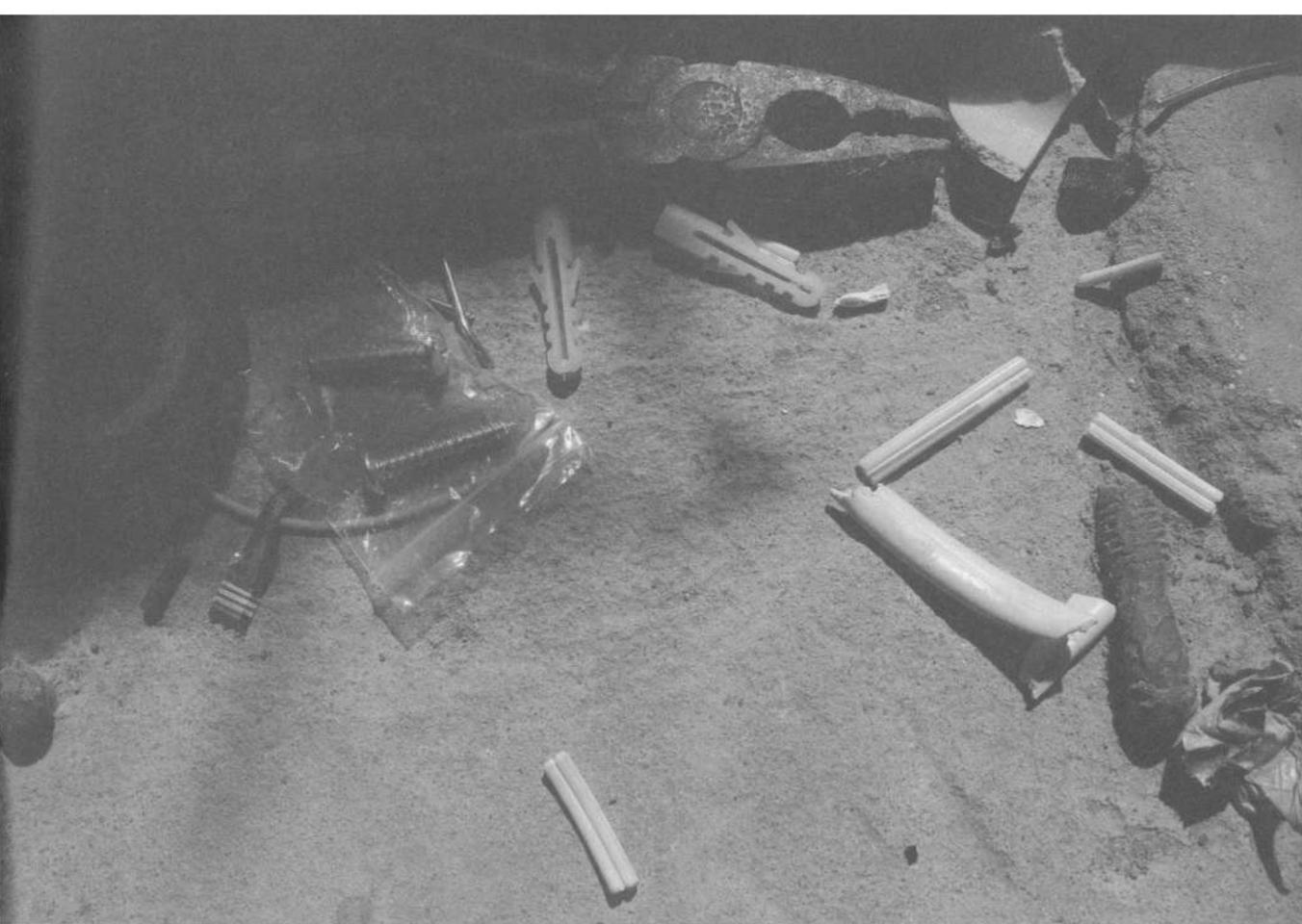
「什麼不知道！你都來玩了還不知道。」

「就不知道嘛！」

看著兩人鬥嘴，他笑了出來。

入夜後大崎是安靜的，吃飯時往外走，橫過村子的一七一線安靜的像是在醞釀什麼秘密，他總覺得離開磚房時有雙眼睛在背後看著，卻總說不上是什麼。每當他從南藝那頭用完餐回來，蜿蜒的路上，屋外不時能看到居民閒散的走著，經過門前有擺上桌椅的人家或站或坐都能歡快的聊起天。他路過時他們會看他，彷彿只要他開口便能閒話家常好一陣子。他試著不對上那些眼睛瞠著頭走，嘗試踩進固定的作息裡，想像直到變成一條全村都認得的狗，便只剩下孩子會多看幾眼了。回到時間交換所，門口是小胖堆疊得越來越多的木材、螺絲及工





具，東西不見時他會往那裡找，但更多時候不見就是不見了，最近這事常發生，有時他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糊塗成這樣，最後只好跟阿璋借了機車下山到隆田的店鋪裡買回。

多半是傍晚工作一個段落，換了衣服到對面阿璋的工作室借車，發動後從村民們彼此緊挨的矮房之間穿出，先到兒童藝術圖書館取幾本晚上要讀的書。他會在裡頭待上許久，挑選精美的繪本帶回去，他驚訝於那些短促的故事如何深刻觸及了對於這個世界最基礎的信念。

離開圖書館重新騎上車，鑽進被芒果園圍繞的小路，慢慢下山，這個季節芒果早已收盡，作物也少了，眼前的風景平坦，高壓電纜線看起來特別高聳，整個人像是浸在發藍的天空裡似的。他曾在這邊迷過幾次路，今天他終於覺得自己記清所有轉彎時該見到的風景，於是騎得特別快，一切都變得如此的熟稔。補齊工具後，他順道在隆田街上外帶乾麵，油門催了再次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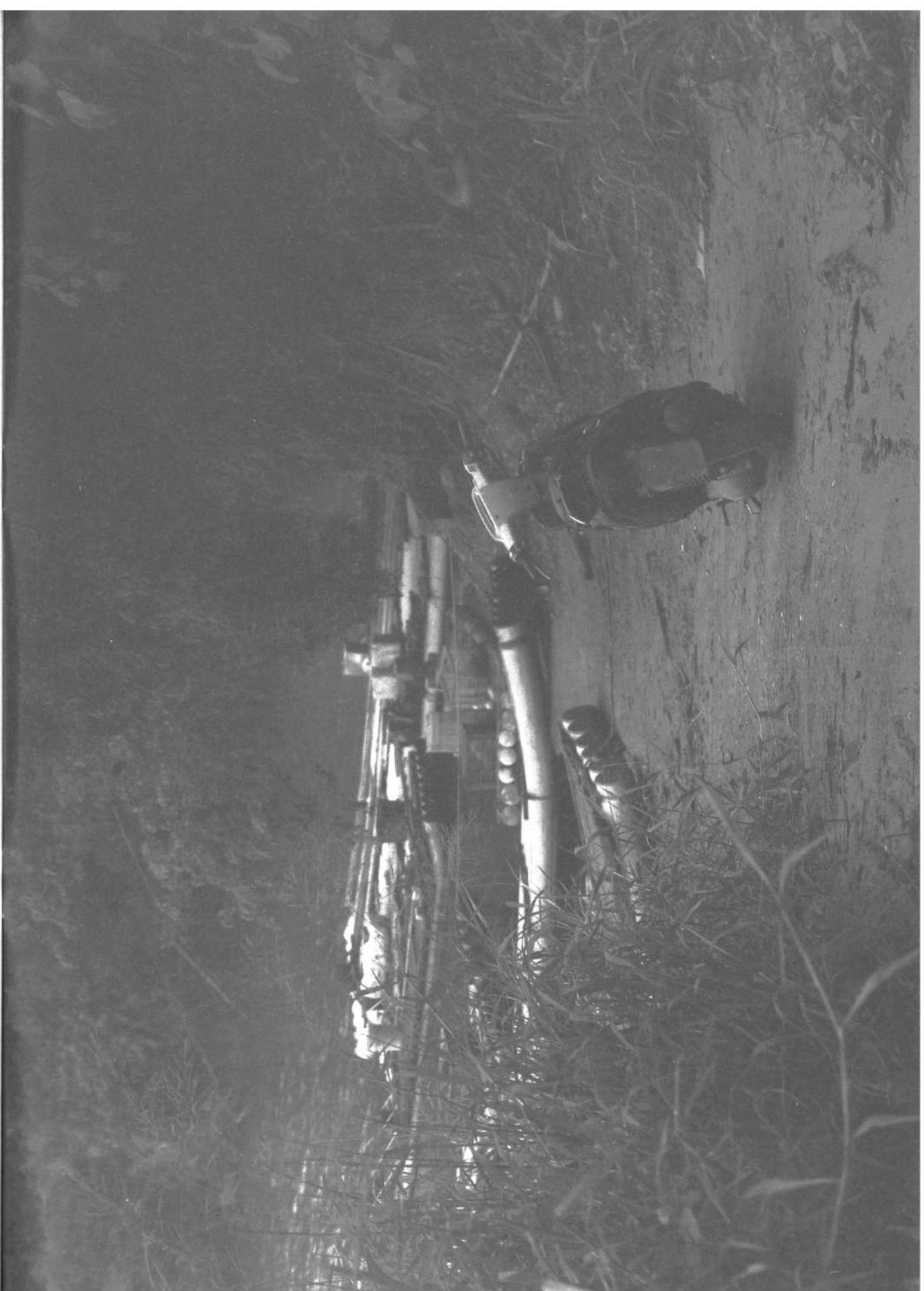
今天特別早回來，窗外的光照仍夠，於是靠在窗邊就著太陽的餘溫飲食，翻開適才取來的一大疊繪本，吃著故事。正翻完第一本，忽然聽見門外傳來窸窣聲，他不以為意，直到他聽見一片木板滑落，與地面吻出一聲巨響時，他才起身開門察看。施工中的時間交換所凌亂著各式的材料與半成品，但在它們的遮掩之間，他看見門邊木牆下方的氣窗被打開了，小胖堆疊的那些工具被拉到窗邊，看上去沒人，他

打開大門，往馬路兩頭望去，只看到小胖匆匆騎著單車往南藝大的方向騎去，路旁落下一把鐵鎚。

他跑過去撿起，還能看見小胖氣喘吁吁的騎在前頭，他回頭從交換所裡拉出阿璋借他在村裡活動的折疊單車追過去。起初，小胖似乎沒注意到他，直到接近南藝大後門，才看見他也從斜坡上滑了下來，趕緊加速往學校裡騎去。柏油路一轉進校門後就開始爬升，小胖吃力的上坡，他刻意留下一段好像要追不到的距離，打量著他從未來過的學校。這座校園被一條寬敞的柏油路貫通，兩旁是中式建築風格的校舍。小胖濕透的背影彎進一幢碩大的鐵皮工坊旁的泥土路，他遲疑了一會，決定跟進。

坑坑疤疤的路面騎起來十分艱辛，一路上坡，他變速後拼命腳踏追上，小胖已經消失在前面的轉彎處，待他騎到那時，才發現小胖棄車跑了，他判斷前面也沒別的岔路，且山勢緩緩下降，他決定順著路下滑，茂密的樹木看不出山下是什麼，直到一個急轉彎，坡度大增，車速加快，他連忙煞車，揚起的塵土後，竟是一片銀閃閃的湖泊。

湖泊的對面是連續的小島，而在這一岸邊停靠著許多艘膠筏，其中有些已經長了草。他望向天空，滿月讓這片風景在夜間仍能稍稍看清，他打開手機照明，水邊的草叢裡有他熟悉的榔頭、老虎鉗、鐵尺、木條等。接近水邊，手機舉起，小胖瑟縮在膠筏上的身影在一片漆



黑中著色現形，手機的光不遠，但能看見他身邊散置著塑膠簍子、小板凳、喝光的飲料空瓶等。他與小胖對視著，讀到了小孩的恐懼，然而，他不相信孩子不會預想過這一幕，預謀者總是推敲過後果的。

他對小胖招招手，「我沒有要和阿璋說，你下來啦。」

小胖不動，他想要要是自己也不會信這些話的。他坐下來，與孩子平視，「偷偷和你說，我是因為偷了東西才躲到大崎來的。」

小胖瞪大了眼睛，他點點頭。

「你偷了什麼？」

「你要先跟我講你偷這些工具要做什么？」

小胖搖頭。

「那我不說我偷什麼了。」

「很厲害的東西嗎？」

他緩緩點頭。

「很珍貴的東西。」

小胖站起身，船沉了一點，踏向前面一艘，船被壓沉，孩子回到地面，船也回到原來的高度，小胖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說了你可以笑。」

「不會啊，偷東西總會有個嚴肅的理由的。」

小胖用力的點點頭。

阿公說，以前建烏山頭水庫前，對面那些島都是山頂，我們陳家就住在其中一座山腳下，叫做雙溪的地方，在那邊種田還有砍竹子賺錢，附近還有幾戶鄰居，大家一起供奉一座叫做大平宮的廟，他的阿祖每天都去打掃、點香。後來人家說要蓋水庫了，阿祖都不願意搬家，水每天都越淹越高，就像住在一個島上面，到後來只剩我們家還住在水庫裡了。警察來過很多次，他都不願意走，最後真的水都灌進房子裡了，大家趕快把家裡的東西都搬上竹筏，逼著阿祖上船，可是在出發離開前，他突然說要再回大平宮上香，要神明保佑一家人平安，一家人就在竹筏上等，等到下雨了，水一直漲高，最後連廟的屋頂都看不到了，阿祖還是沒有回來。水越來越湍急，大家不得不趕快往岸邊划，就在這時候，有人回頭看到一條龍從廟被淹過去的地方竄上水面，往大崎的方向衝過去，我們家的人就把船往那邊划最後住在現在的村子裡面，花了很多年重新建了大平宮，但是名字改成雙鳳宮。

阿公說他小時候，他的阿公帶他有一次晚上來這邊這個排仔碼頭，划到以前大平宮那邊釣魚，釣到一半，忽然看到水面上閃閃發亮的，一開始以為是因為滿月，結果不是，靠近看到是龍在底下游泳，鱗片亮亮的，阿公的阿公趕快跪下來求，希望結束連續好幾年的旱災收成不好，許完願龍就不見了，幾天後這邊真的開始下雨。所以每次阿公遇到不順的事情都會來碼頭這邊把船開到雙溪求龍保佑，可是他從來都不准我上船，說帶我去很危險，可是我很想要許願，所以就想在這邊蓋一個小房子等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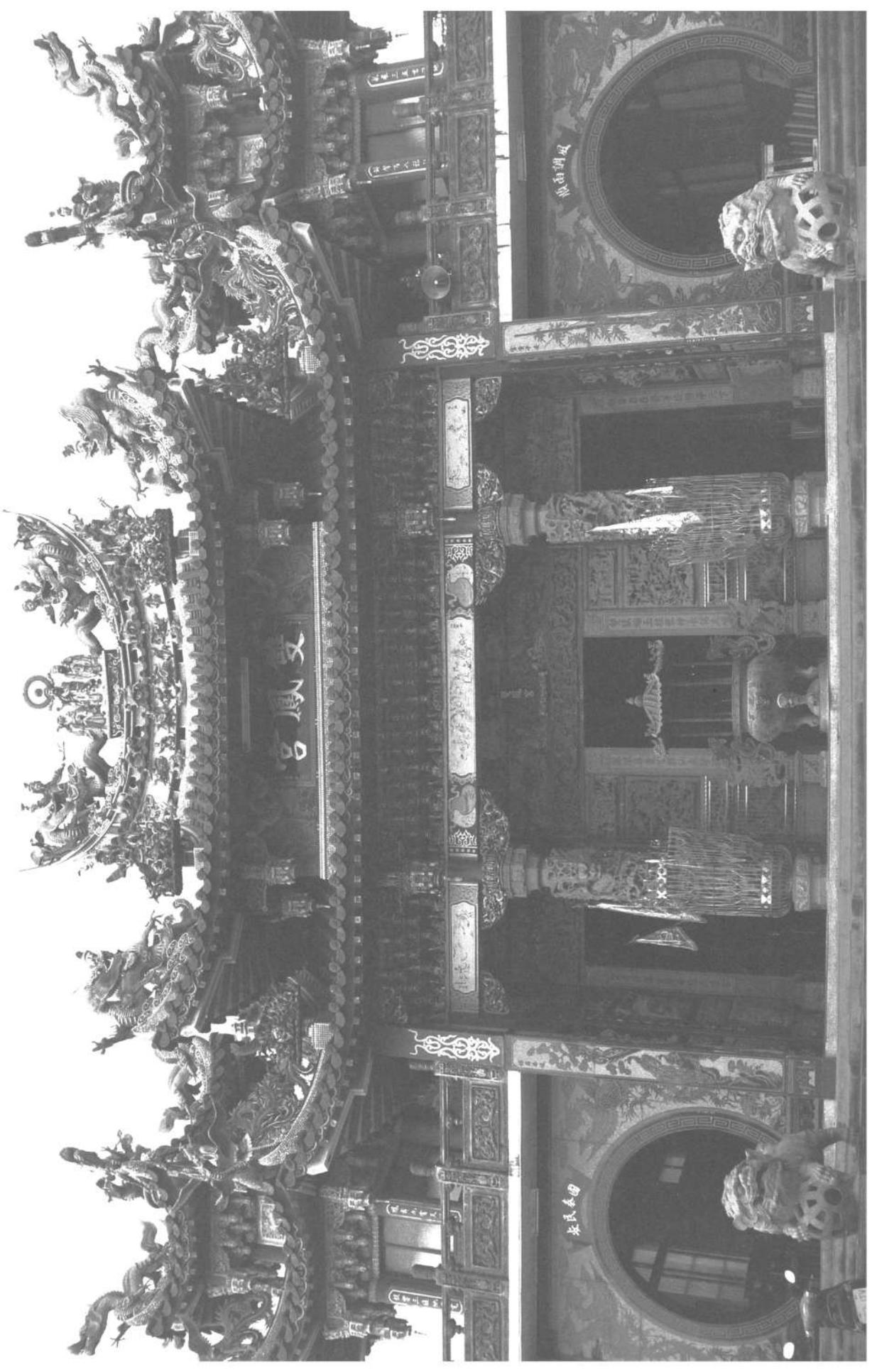
「你想許什麼願？」他問。

小胖搖頭。他聳聳肩，望向對岸，月光下勉強可以看見對面的「小島」像是一朵朵單薄的雲，隨時會被吹散似的，層層疊疊的，似乎真的能躲進一條龍。

「你不要再偷阿璋那邊的東西了，房子我來蓋吧。」

小胖抬頭看他，眼睛裡有著驚喜和懷疑。

他起身拍去屁股上的灰塵，「我明天下午會來蓋，早點回家吧。」



小胖點點頭跟在他身後牽起單車往村子回去，一路上問了無數次「真的嗎」？他點頭拍拍孩子濡濕的背。

工作完的傍晚，他會和阿璋借車把材料運到排仔碼頭，在離水邊稍遠的空地上築起小屋，他想像著這樣的步驟：深掘鬆軟的土壤，將粗木種入，再釘上橫幹，尋來了防水布後，固定在天頂，再把地板鋪上磚頭和木板，便大抵完成了。小胖放學時會以最快的速度奔來，一面和他說著今天學校的事，一面在旁邊用砂紙磨平韌角，替他拿來較遠的工具。

「我這次考二十名喔！」
「很棒欸。」

「但是班上只有二十二個人。不過沒關係啦，反正如果我們到市區唸書還是念不過人家。」小胖笑著，他敲打釘子的節奏慢了一拍。

這個時間的排仔碼頭來往的人不多，偶爾有村民來，小胖總是會幫忙說他是阿公找來的工人，要在旁邊蓋放置雜物的小屋，村民理解的點點頭，踏上船發動馬達往水庫深處去。往常他會注意到小胖欽羨的眼神，後來他自己的眼睛逐漸跟

著船一同出航，望著船劃過平靜的水域，留下蕩漾的波紋。他會暫時遺忘手上的工作，看著船隻遠去，直到小胖將一顆石頭扔進水庫裡。

咚。
接近晚飯時間時，他會把小胖趕回家，一個人據守在小屋裡，他能聽出鳥叫、蟲鳴，卻無法指認他們的名字，他用自己的方法辨別他們的差異，試著為牠們安上他認為適切的稱呼：漢斯、維特、K、莫梭……他試著將牠們的聲音與名字縫合，編織名字與名字之間的關係，然而每日每日總有令他疑惑的聲音出現，令他煩躁，他必須裁開已然完整的意義整體，重頭構思，有時他甚至覺得自己已不是故事的敘述者而是被故事追著重新敘事，他懊惱的重複著差異的音階，直到能夠清楚記憶，紛亂的世界才安穩了下來。

比起蟲鳥，更令人頹喪的是水，他望穿了眼睛，也無法在那片平滑的水域裡看見任何活物的蹤影。有時，他坐在靠岸的膠筏或是小屋的一角，用時間對抗著空無，等待不可能的神獸現身。

有時一晃眼他便醒轉在小屋裡

，帶著昏脹的腦袋吃力的騎車回到村子工作，傍晚再回來碼頭報到。他仍舊拒絕與任何人說明自己，他是個偷聽者，知道了雜貨店裡的阿姨如何輾轉嫁來大崎，知道在水庫裡種芒果的大哥日復一日前往果園戰兢兢的檢查著果樹是否安好，聽說了那天跨坐在野狼上的夫妻，他們的孩子如何考上了外地的學校讓大人們驕傲著卻展開等待回家身影的日常。早晨的工作開始之前，他開始習慣散步到雙鳳宮拜拜，正殿神像背後的牆壁上，有著一頭鑲著兩粒發亮眼珠的龍形塑像，張牙舞爪的，他想像水庫裡的龍是否也是如此英武，於是每日來到雙鳳宮時，他更是仔細打量塑像，希望龍在水域裡浮現時，他能好好的把願望說出口。

當地人這樣流傳著關於雙鳳宮的故事，當大平宮搬往大崎後，沿用了原本的名字，但調皮的人總是誤寫成「太」平宮，討論後大家決議改名為龍鳳宮，只是當要申請這個名字時，台南境內已有其他宮廟註冊了，最後擲筊定名為「雙鳳宮」。於是，龍消失在這座廟的名字裡。

他持續著自己的等待，一面為陸地上的一切聲音命名，一面等待著龍的現身。假日時小胖會溜來和他一起待在小屋裡，偶爾帶著橘子、生活泡沫紅茶來，兩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多半是小胖和他說起之前在市區待過的老師如何形容城市裡的生活。不說話的時候，小胖會從書包裡掏出蠟筆，在空白的木條上畫畫，跟他說龍是怎麼現身在祖先的面前的，或一次次揣摩龍的樣子，更多時候，小胖畫著想像的樓房，圍著很多很多微笑的人，小胖會問他城市長這樣嗎？他不置可否，至少他不記得自己好像畫裡這樣笑過。

他們沿著夏末待到了初冬，不諳建築技術使小屋在風大時垮了幾回，所幸幾個月來大崎一滴雨都沒落下，水庫的水位也淺了不少，山腳下正忙碌著年尾的菱角田，到處一片平坦的綠，偶爾可以看見拖著臉盆採菱的農婦浸在水裡。

十一月的最後一個週末，小胖異常安靜的趴在他身旁望向水面，那晚山裡的蟲鳥都噤聲了，寒涼的天氣使視野異常通透，近乎可以望穿任何心緒。他感覺到了小胖按耐的焦躁，許久，他只能再問了一次：「你的願望是什麼？」

小胖坐起身，望向他，眼睛裡有著他不會見過的成熟。第一次仔細注意到，小胖的脖子上掛著龍紋的玉質護身符，他短胖的手指不斷搓揉著，使龍紋的部分看起來更加光亮。

「我不知道我要讀市區國中還是留在官中

（按：官田國中。）

他訝異這個問題竟簡單的如此困難。「你沒有想法嗎？」

小胖聳肩、搖頭。

「大人都說會影響一輩子，你覺得選哪個比較好？」

他低下頭。

城市是每個人都會望向那棟最高的樓，開始邁開腳步走，在各自彎曲的巷弄裡，偶爾瞥見誰又走得快些或是慢些，然後感到憤怒或是欣慰，每一個轉折都在想著什麼比較好，但城市的掌紋總是通向那棟仰望的高樓的，只要看得見，就得起。

「沒有。」

在大崎他總覺得日子是無盡的，無關於過去或是未來，阿璋每天忙裡忙出，空閒時一見到他，便能滔滔的說出接下來的計劃。於他而言，釘子、木條或許留下了昨日今朝的痕跡，但無須想得太遠，以一生為尺度的挑戰可以放下了，一個季度一個輪迴，農作是如此的，而為一個無關於自己的夢的勞動，僅僅關於身體，他不必為自己填充什麼意義，阿璋會給，豐收或是貧瘠會給。

「那你的願望什麼？」

「我沒有要許願。」

他起身，拉著小胖往村子裡走。

我沒有在等。



接連幾天他不再往排仔碼頭去，用力工作的樣子嚇壞了阿璋，時間交換所逐步成形，傍晚時室內溫暖的燈光灑下，照亮了高聳的木頭碾米機，圍繞著的是環形的吧台，走到了另一邊是展售區，用酒瓶裝飾著，往後走是以鐵條、木頭組構成的桌椅區，再往後就到了他這些日子以來居住的房間。

阿璋為時間交換所拍了照，兩人對坐在桌椅區，打量著幾個月來的成果。

「然後勒，那你接下來要幹嘛？繼續待這嗎？還是要走了？」

他想起了小胖的問題，搖搖頭。

「啊你再想一下，我先回工作室那邊，自己來始。我要來開始寫交換所的營運規劃了，吼之前一堆發想，現在不知道要怎麼都做出來，也要考慮一下成本問題。」

阿璋走後時間交換所又安靜了下來，他四處查看，試著找出還未完成的部分，他拿著鐵錘再次敲打釘子，直到密實的再也聽不見任何金鐵交鳴，再拿出砂紙琢磨著每一個銳角，一一撫平、圓潤，砂紙與木稜廝殺著，炙灼他的掌心，幾乎到達燃點時，紙心破了稜角磨割掌心而過，刷出一片血痕。

他拋開砂紙，頹坐在地板良久，直到每一粒落塵都能清晰得像是星辰墜落，他才起身開門，往雙鳳宮走去。

他試數過這座廟名失去龍字的雙鳳宮有著多少龍型浮雕，但很快的放棄了，龍在香爐的



頂端、在門框、在屋簷、在正殿、在天花板……，失去了佔據名字的機會，人們仍舊讓龍現形在所有可見之處。他站立在數條龍盤據的天花板下，望向正殿那頭張揚的龍型塑像，他數次嘗試開口，卻無法用字沾上心裡的願望，他頹然的盯著正殿的衆神，無法許一個自己也無法描述的願望。

他盤腿坐下，地面冰涼如水，望著正殿上那龍型塑像上兩顆亮晃的眼睛直到整個世界彷彿只剩下他們的四目交接，直到，祂的左眼眨動了一下。他從祂的眼裡驚醒，跌回大殿的地板，吁吁氣喘，祂左眼的燈泡壞了，眨成俏皮的模樣，過沒一會右眼也開始閃動，改變了日日夜夜影子在大殿裡固定遊走的痕跡，直到兩眼徹底閉起。

久沒盤腿的他感到雙腿一陣酸麻，回首望見逐漸落下的太陽，龍離開廟了，總有什麼就要降臨，他連滾帶爬的將自己挪出廟門，終於奪回了可以運動的軀幹，奔下台階，牽了車向排仔碼頭走去。

現在前往碼頭的路騎起來煙塵滿天，大旱的日子裡，塵壤也渴望離開故土。終於在斜坡處看見了他和小胖的小屋，一段時日未曾修復了，落葉覆蓋在防水布上，微微壓彎了一支柱子，但能看到這些日子以來小胖仍舊帶著泡沫紅茶、橘子來到這裡，甚至多了幾片巧拼和枕頭。此時，天色已暗，姿態各異的草木已糊成一片，只有水面上勾起的波紋層疊，銀閃閃的



一片緩緩流動。他坐上膠筏，隨著撲上岸邊的水流搖晃，回頭望向山壁清楚可見植被與水面間露出的土壤這段日子以來不斷擴大著。

對面小島的輪廓也逐漸改變，像是從水中站起，露出了肩膀，勾勒連綿的山勢。那時水呀，不過是細細汨汨流過山溝的線條，人們只聽過移山，卻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能見著移海，山成了島，傍山而居一夜成了依海之人，竹筏是從未幻想過的交通工具，明天起，要撐船回到果園摘採餘下的豐收。

他胡思亂想著，入夜風逐漸大了，鋪天的雲流湧，月光明暗莫測，島間傳來轟隆之聲，他愣了一下，循聲望去。膠筏搖晃，靠近岸的這邊撞上了坡岸，水逐漸變得清淺，從視線的盡頭一條龍的頸頸浮出水面，在幽微的光照下，他辨不出龍的顏色，他大力喘氣著，勉強撐起身體，龍緩緩朝他游來。

在那漫長的移動裡，他認出祂便是雙鳳宮正殿上的塑像，四目再次交接，那對眼裡的燈泡已然暗去，無神了。他感覺到滋養龍身的香火日稀，以往風調雨順的祈求，不知何時紛紛成了大哉問，龍也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若是天象吧，祂還能和上頭喬喬，但人間的事可是日益繁複，管事的單位比天上還細還碎，弔詭的是沒人管的仍舊沒人管，要是一管就是全部一起管，那牽動的人可就太多了。躲在泥塑殼裡的龍，每日鎮守在廟裡，人們的願沒少，但就是卻來越不清晰了，離散至大崎之外、官田



之外、台南之外者每每回來，龍便更領略了自己不再理解的世界。當人們從河裡將海移來，大平宮被水淹沒，在大崎另起的雙鳳宮人們往來著期望好好重建村里，農作豐收，那時，祂仍能為人們奔走，風神、雨神、土地公，可現在，人們問起應不應當離開、科系的選擇、工作的挑選，以及，未來？祂越發看不見未來，也更難以再為人們的願望奔走，祂慌忙的在廟門闔上後走訪各處，卻發現自己再也記不住所有所見的一切。最後，他出現了，一個沒有願望卻想許願的人，出現在廟裡，在碼頭邊，等待著等待本身，不置一詞，於是祂只好閉上眼。這裡沒有神。

龍如此的蒼老、疲憊，祂已不堪這個再也無法看清的世界，也就再無法回答任一個祈願。他流下了眼淚，遠處，他方重建一個沒有來時路的新生，卻許不出一個未來在何處，龍搖頭「沒有，別再問了，沒有」，他跪在船尾，放聲將自己從身體裡哭出，像把心推湧擠上腔喉，聽見自己的聲音在山間嗡嗡鳴響，再次睜眼，龍已然消失。

他哭乾了身體，像個洞一樣和山共鳴，他回頭看見小屋，奮力起身，上岸掄起鐵鎚砸破了防水布、斷了支柱，再不用守望來臨的救贖了，他不必等，小胖也不必，他憤恨的牽起車，再次揚塵下山，躲進時間交換所抽泣著，這裡是他唯一見過的來臨之所。是別人給的明天的樣子。



次日，他睡得極晚，直到阿璋進來喊他午餐。

「我要走了。」他說。

「啊你決定好了喔，這麼快。我想說還是你有要留下來批貨、顧店什麼的。」

他搖搖頭。

「去哪？」

「回市區，還沒想要做什麼？」

「啊要去車站再和我說哈，載你下去。」

他點頭。「謝謝。」

「講什麼啦，先回去趕案子了。自己來！」

阿璋走了幾步突然回頭，等一下才說，「倒是你要走了，我就問一下，小胖說你來這邊之前偷過東西，你偷什麼？」

他愣了一下，笑了出來。

「偷生吧，我猜。該還了。」

那天傍晚我一個人獨自下山，經過小胖家門前時，聽見他嚎啕的哭聲。我嘆了口氣，眼淚是好的，這裡沒有神。



吊橋

文／攝－蔡郁柔

記憶／缺席

陳延海（大崎里里長）、陳敏羣、柯秀令、吳克威、蔡郁柔（以下皆以姓氏簡稱，里長簡稱海）

那一座大崎的吊橋

海 這就是最主要的是我們被他們從水庫趕出來，唯一可以走的吊橋。一九三〇年，和烏山頭水庫一起誕生的珊瑚橋，當初是爲了讓從水庫內大埔、中崙、笨潭、雙溪等原先位於烏山頭水庫內的各部落，遷移至大崎的居民與水庫巡守員通行而設立，也是當時向外聯通的唯一較方便、較安全的道路，居民生活皆須仰賴這座吊橋。

雖然正式名稱爲「珊瑚橋」；但大崎居民都習慣直接稱呼它爲「吊橋」，和里長相約聊聊天時，他在電話裡最後一句就是：「那這樣你們到吊橋那裡再跟我說。」吊橋，乍聽普通，一如說起圖書館、或者庄內任何一處那樣稀鬆平常；但卻也正是這樣的順口，顯現了村民與吊橋之間存在著的緊密連結，在日常生活的範圍以內，不需要特別

向外尋找其他詞彙定義它、指涉它。稀鬆平常；卻是過往的生命記憶裡頭不可或缺的存在。

孩子的吊橋

海 以前這個都是自由進出的，沒人在管理。我們之前讀冊差不多走半小時，我們團仔邊走邊 *chhi-thô*（玩耍），石頭仔邊踢，去到那裡攏半小時。吊橋中間有放兩根鐵條，不讓車子過去。只有人、腳踏車和機車可以。車子就走牛車路。

在他反覆述說的故事裡，屬於他孩提時代的吊橋景致是這樣的，清晨時充滿走路準備前往嘉南國小上課的學生們，吱喳、吵鬧，活力十足地跑跳著，偶爾有村民騎著腳踏車經過，穿越水庫往六甲的方向辦事、拜拜或者找朋友；放學時，孩子們邊玩邊散步回家，偶爾也先去離吊橋遠一點的小圳脫光光玩個水，可能被巡查的老師拎走衣服訓了一頓，才走回水庫內從吊橋回家。

那時的閒暇，大崎村民會帶著魚竿越過吊橋，進入水庫裡釣魚

魚、游個泳，遠遠眺望那些原本故鄉所在的山頭變成水庫裡一座座浮島。穿越吊橋進入水庫，更靠近水一點，彷彿就可以離那些曾經的山近一點，畢竟自從水漫進曾經的山溝，使他們遷移至大崎之後，水也成了他們家的一部份了。

被看守的吊橋

然而後來，在他讀書時期的末尾，嘉南農田水利會在一九六九年開始經營「烏山頭風景區」的時候，漸漸地有了限制，除了派人管理看守吊橋，也開始統一收取門票費用。初時，大崎居民和看守員仍舊可以透過打招呼、彼此熟稔的寒暄照常進入、或者穿越吊橋與水庫前往六甲方向。

陳 以前有一個人（顧（吊橋）我騎腳踏車從家裡過來，跟他打個招呼，就過吊橋了。

海 那就是怕人家從這裡進去不用繳錢，才會設那個人在那裡顧。要進去真的要走票的，用這個人家一樣進去。阮庄腳所在，哪裡有路過去哪個沒路我不是足知？計較那個



形體。

大崎村民和吊橋之間隔了一位看守員，儘管仍然可以靠著人情與幾面之緣通行，吊橋卻再也不是「自由通行」的狀態了。

而吊橋對面，烏山頭水庫被切割成十大區，十幾個觀光景點，愈來愈繽紛、熱鬧，規劃了更多設施吸引觀光客的同時，這一頭的大崎居民卻愈來愈被限縮在橋的一端，111縣道出現後，吊橋便離他們愈形遙遠了。

整修之後從此封閉的吊橋

海 這條路開了之後，（他們）說（我們）不需要，就把橋封起來。你看，一個囡仔，我們的國小生，那麼細漢，他們從這條這樣走過去沒有車的壓力，我們之前讀冊也是自己走這條。現在不是，一定要有一個媽媽載他去，你敢給囡仔走這條路（後由111縣道改為171縣道）嗎？絕對不敢嘛，我們的大學生都不時在「喔咿！喔咿！」（救護車聲）在載咧。反正水庫那邊藉口說要整修，就關起來，我們就不能進去了。就要換板子啦，刷油漆

啦。後來就不開了，說你們有那條路（171）了，你們從那裡（吊橋）進來我們有壓力，說他們的東西常常在不見。我說這不就我們當作賊？講這個話真的是……。

陳 如果是遊客來要怎麼辦？

海 他們的意思是他們的水溝蓋不見都是從這條路被帶出去的。把我們圍路的原因就是這樣。我們有去水庫抗議呢，門口那邊。他們也沒理我們阿。

陳 這個真的可以去爭取啦。

海 我說今年如果真的收復做國家公園，做西拉雅，我們來和西拉雅參詳，有可能比較好參詳。一開始我們進去都不用錢啊。這個世界上，逐項都以錢來衡量，大家都沒感沒情了啦。

一夕間長出讀卡機與監視器的「珊瑚橋」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時，吊橋以及旁邊的南藝大出入口突然多了一套系統，都設有感應裝置、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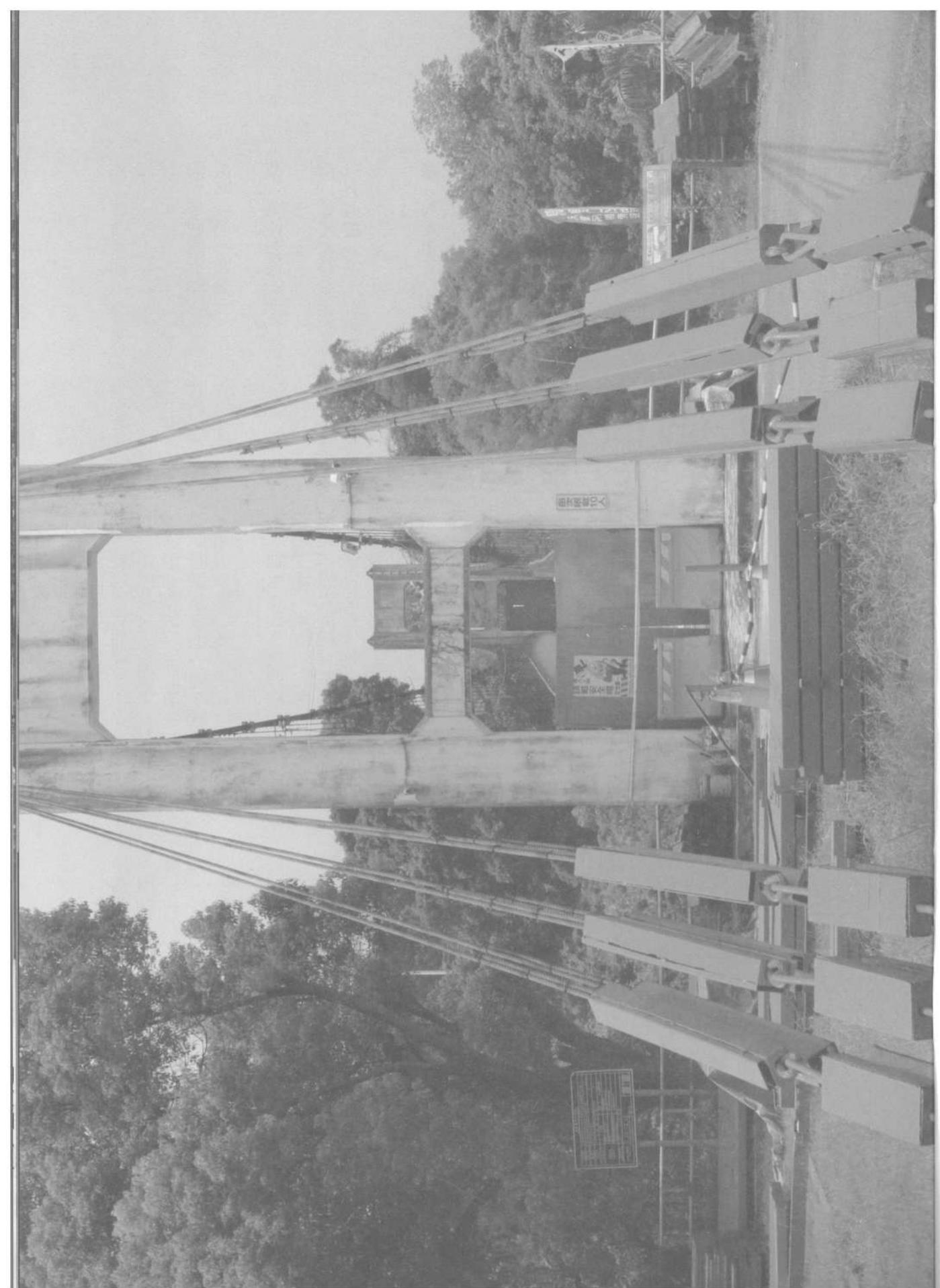
綠燈、監視器以及讀卡機，據校警的說法，這一套系統是由南藝大設置，未來提供南藝大師生進出校園、通行烏山頭水庫使用，唯進出水庫仍需自學生證內扣款才能入內。

蔡 我們有問到一個校警是跟我們說，一直到那裡那個紅綠燈都是南藝大的系統，那個系統都是從南藝大裡面控制的。

海 他們上次來巡，我有來過。他們說要爭取這個門讓他們開，要用讀卡的就對了，反正說要和水利會參詳。我跟他們說，哪有可能，這麼多年來，就都參詳袂行，他們說他們現在在努力。

蔡 大概是什麼時候的事？

海 大概是今年而已，年初。通行證、學生正都可以讀卡嘛，阿你們因為那個學生證也都是要存錢（在裡面）嘛，阿為什麼都沒有通知我們庄頭？我們庄頭就是又「例外」，又撥在旁邊就對了？這條吊橋就是要給學校的學生過而已，沒有包括我們大崎啦。這樣你看合理嗎？



陳 沒有去問水利會他們到底是怎樣？

海 他們叫去開會也沒和我們，沒說叫我們一起去。

蔡 都沒有通知你們就對了？

海 都沒有佢阮通知就對了。他就只有回覆一下，說我們大崎的人要去走不安全。

蔡 不安全？

海 他們現在有繳四十塊了，這樣他們有安全，你佢看。

陳 他們拿學生證是直接扣款這樣子？

蔡 對，像悠遊卡。

海 對阿，那也要問我們庄民的同意阿。我們的庄民要進去運動，若願意給他收四十塊，阮是不是也會當乎阮辦一個卡？你想想看我們的庄頭就在這裡呢。我感覺這個讀卡機就是給學校方便，就是針對我

們，要收我們的錢。

陳 讀卡機對這裡的讀冊的囡仔來說，有誰想要進去阿？找不到幾個啦。

海 沒有，囡仔有時候想說情侶要去那裡走一走散步，那是有。花那個錢你感覺這樣有價值，四十塊而已，你要是去外面……學校裡面走到哪裡都有認識的人啊，「哦！你們兩個在走哦？」安內歹勢阿。

陳 我跟你說、我跟你說啦，你應該水利會直接進去講……。

海 其實，我們村民其實很不願意說再繳四十塊進去運動的。

陳 我知道啦，那是說一個尊重而已啦。

海 那是一個「起毛摺」（心情）的問題啦。我們庄頭在這裡一百年了，我們一個「起毛摺」而已啦。我們也有去跟他們抗議過啊，但都沒有用。

吊橋旁的大崎地標圓環

海 我們原本有申請一個圓環在這裡，要做地標嘛，在我們停機車再退後那一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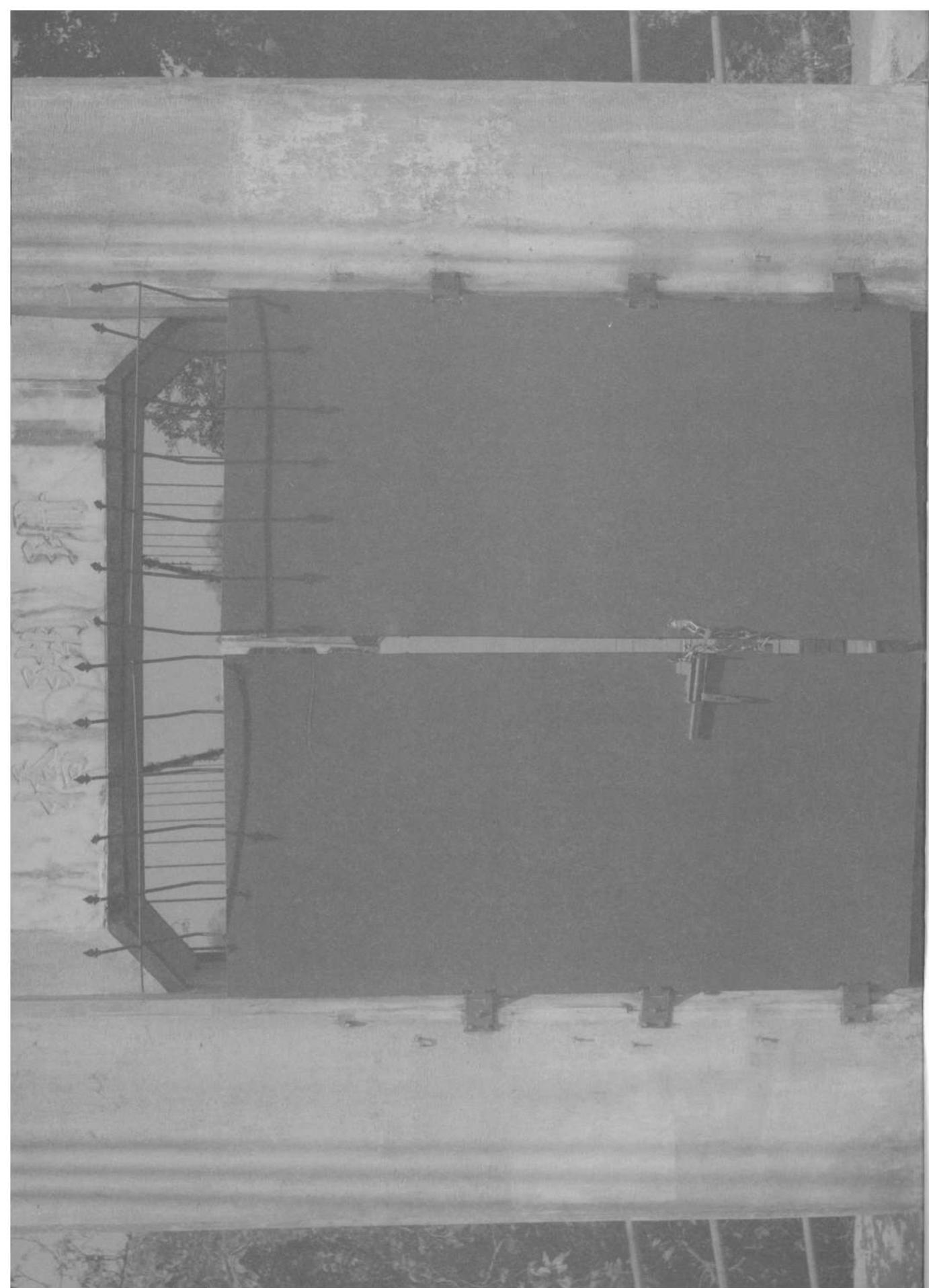
蔡 做一個圓環？

海 沒有妨礙到交通的話，我們要申請做一個路標、一個小圓環。在這一塊，沒有擋到路，沒有擋到什麼，就反正那條路也都還是能走，做一個圓環、做一個地標，「歡迎蒞臨大崎」或是「藝術大學」這樣，歡迎大家這樣。我也不知道做這個是要跟學校參詳什麼啦。我就不知道。他們參詳詳咧，說裡面教授還是什麼，把它（做圓環）擋下來。

蔡 理由是什麼？

海 說要從這裡開一條路下來，就是現在吊橋旁這套系統這條路。開一條路下來和這個圓環哪有衝突？他們就這樣擋下來，（但）哪有衝突？

蔡 圓環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海 去年的提案阿。他們就擋下來，到最後就跟水保局取消阿。所以我們大崎，我們這個社區若是沒有什麼事情，好像大大小小都還要通過南藝大的同意，才有辦法可以做。這個計畫是因為，人家來到這裡，都不知道這個庄叫什麼名字嘛，本來我們那時候是有和學校的……我不知道那個到底是什麼部門啦，有討論過，來做一個地標，給藝大的學生有一個創意的操作。給他們有這個屬於他們替我們大崎做出來的地標，經費我們是從農村再生的經費拿來的，我們一開始是想這樣啦。結果這個小圓環討論到後來，學校裡好像是校長還是哪一個我不知道，他說，這一塊不能做，他們要開一條路下來。

蔡 但是這一塊地，是南藝大的嗎？

海 這一塊地是工務局的，是我們的路地。阿我就跟他說，那個路不可能開這樣出來啊。我們如果做在這，不可能擋到，因為那一個門本來就設在那裡（吊橋邊）有開一定也是從那裡出來嘛。我就跟他說，這

一塊很寬，這一塊設這個圓環，那個路這樣下來繞這個圓環，也算是正確阿。那應該是沒衝突的，為什麼你們會跟我們說，這裡不能做？阿不能做……當然啦我們庄頭是比較沒力啦，學校說的是卡有算數啦。所以這樣就擋下來了。

蔡 學校說不行就不行？

海 學校說不行。但之前學校若要做什麼，一個開口，我絕對每項都配合。我就感覺說，很不合理。這個坡上來，要是這個地標，歡迎蒞臨大崎，還有歡迎蒞臨南藝大，這樣有什麼好擋的。

陳 是這樣啦學校那邊沒有同意……不然的話，還是做下去呢？

柯 先佔先贏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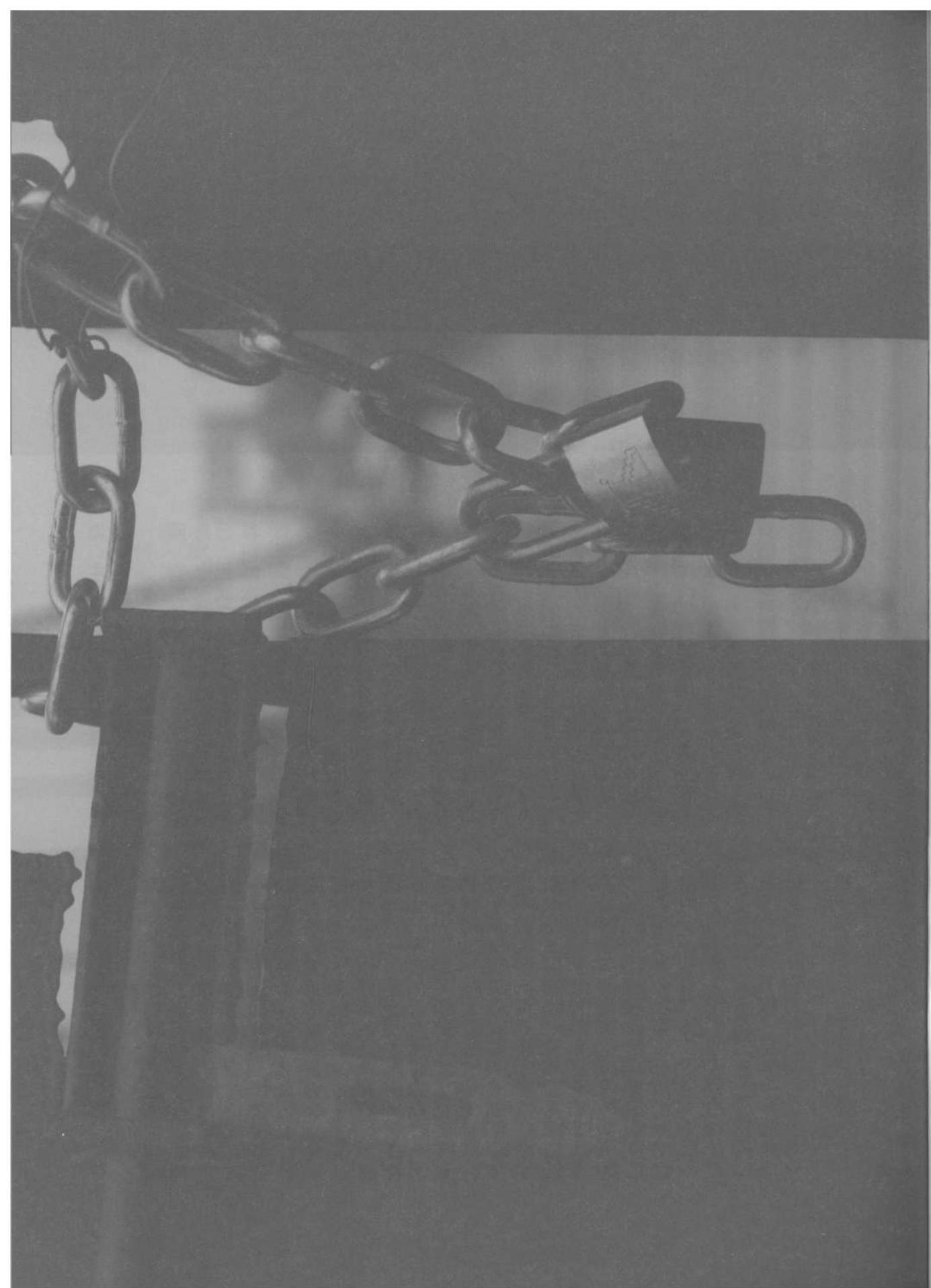
海 這個生意人的校長的頭腦是比較好（比較會算），不然以前那個校長還有會旭正那個老師，是很支持學生出來社區的。現在那個校長就，比較沒有……現在完全不讓學生出來，連我去跟校長說，你們就

會說學校就是咱大崎的一份子，阿為什麼你把我們當成是「外面」？學生要進來就一定要有人負責？不然不能進來？說沒有人負責，你只說一個小孩要一個老師出來陪同，你看這樣行得通嗎？這樣孩子就不願意出來了，也浪費老師的師資啦。我說，這個庄頭本來就是藝術大學，就是大崎，這個大崎你還把我們算在外面？他就回答說沒辦法，就是學校門（為界）。我就問，學校蓋在這裡，可以回饋我們什麼？他們回我說：我們自己窮到要被鬼抓去。

陳 不說回饋啦，如果有要做什麼事情，孩子出來幫個忙，也是可以的阿。

海 對、對，也不要說處處跟我們刁難嘛。那不是說我們在抱怨啦。不然他以前若通知說校慶還是什麼活動，我一定都會送一盆花過去，我現在覺得那一盆花的錢我無采錢。

陳 不是，我覺得那個欠抗議而已啦。



海 庄腳所在就是很單純，就不會想要走到抗議這個部分啦。

陳 有的地方有的主官，有時候就是欠這味而已啦。

廟與學校的土地之爭

海 只講旁邊這間小廟，這個小坡上有一間小廟，是以前他們要蓋學校，沒有想說要遷出重蓋這間廟，就是準備要拆掉而已。有一天，不知影是哪一位我們庄頭的比較長輩的人，就想說這間都是我們在拜拜，我們就去跟他們（義民廟裡的靈）講，說你們那間廟如果有想要延續下去，你們自己要出個力，因為我們庄頭不夠力，沒辦法去幫你們爭取這個公家機關來蓋這間廟，那個香燒一燒，隔日怪手來到它的廟頭前，就壞掉了。不能挖了。到最後他們想不到辦法，才選在現在這一塊地重蓋。

蔡 小廟是拜哪一位神明的？

海 那是拜孤魂的。

陳 我記得南藝大早期的教務長，音像所的所長，那些都很願意跟地方互動。

海 那時候都還說要不設牆呢，要和庄仔融合在一起，不要有那個距離。現在愈換愈小，到現在連交流都不願意了。那個廟要蓋，現在放在迴車道裡，在我們一間房子的前面，神明原本要點在那間小廟下去那面牆再進去一段；但就是換現在這個（做生理（意）人）這個校長，很難參詳。

陳 那個我以前是記得是那個李肇修，就是沒有要圍牆的那個。那些年是和村莊關係最好的。

海 他說要把大崎庄做藝術村，學校根本就不需要做這個牆，讓大家融合在一起。現在沒有了啦。不過明年這個入口意象我還是會去提。因為這個不是只有影響我們大崎而已，這個就是給人家來到這裡，可以給人家停車拍個照，來到藝術大學、來到大崎，不然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地標只有我們這裡沒有。

陳 萬應公那一類的啦。

海 以前我們的神明有去感應到才會去蓋廟啦。那不是說要拆就能拆的。咱沒有做，乎你也沒那麼好食睏。祂叫你做你如果沒有做，你這一輩子也不會很好過。所以沒辦法就是做在那裏。做在那裏，那時候沒有設計要蓋學校。這個學校是後來才來的，那間人家的地點就是點在那裏，你就要和祂參詳到好，說給祂找一個地遷移才對啊。那個裡面是一些甕缸，很大堆的骨頭。那是古早的人以前沒人認的，我們撿一撿放在一起才變成一間廟。我們就進去跟學校說，有沒有在保佑用肉眼是看不到，但大家如果真的要平安，這樣就好了。就達到我們的目的了。最後我說，不然牆外這邊我幫你綠美化，他們看一看，講了很久，就說討論的結果是綠美化他們也不要，說要是可以乾脆用租的啦。你恰看，那一塊可以租多少？阿不是生理（意）人真的每件事都為錢呢？那塊廟（地）很敢開口啦！那塊地不到一坪地，你敢開口說要租多少？

柯 就做下去，他會告你嗎？

陳 地又不是他們的地。那是俗尊重而已內。

海 他們就跟我說路會這樣開下來。

路最後從珊瑚橋的邊緣開下來，不在當初所說的位置，海哥所期盼的圓環地標仍未有著落，大崎居民記憶裡曾經的吊橋也不再為他們開放。開一條路給學生走，卻築起一道一道牆與鐵柵，分隔了本該都屬於大崎一份子的人與土地，而我們只能試著想像，那再也不復得見的、充滿孩童上下學朝氣的、村民來往的，屬於大崎的那一座吊橋。